

孟子註疏

五止

5
11

漢	書	門
六	三	八
元	函	號
冊	架	類

庫	文	閣	內
毛	六	函	三
冊	架	類	六
六	三	八	冊
元	函	號	類
漢	書	門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38
冊數	119 (119)
函號	276 1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23
11
5

孟子
疏

孟子
註
疏

終十二之四

館書圖京東			
10	3	別	經
五	空	函	書
册	號	架	門
			類

歷刊本十三經正義
合百十九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

勅重校刊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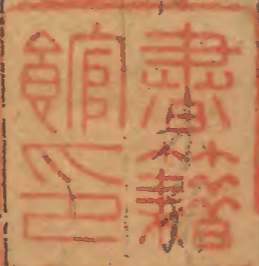


疏義

此卷趙氏分爲下

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禮部



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
有偏殊從其大者二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由不患
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膝下一
體而分當親而踈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
爲愆也四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五章言君子交
接動不違道亨見之儀亢答不差其六章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七章言王道浸衰轉
爲罪人八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爲上戰勝

萬曆十八年刊

爲下九章言善爲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
觀十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
十一章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十二章言民無信不
立十三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十四章言仕雖正
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
矣十五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
意十六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教誨之方或析或
引凡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
六章矣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也

弟子屋廬連問一者何者爲重

曰禮重

答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

重如上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

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子曰若是則必

待禮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鄰以告孟子孟子曰

於答是也何有

於音烏莫辭也何有爲不可答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

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

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

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

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樓紆也

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

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

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往應

之曰紆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紆則不得食則

將紆之乎踰東家牆而擄其處子則得妻不擄則不

得妻則將擄之乎註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紆矣

也擄率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疏任

主擄之乎○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

禮為先食色為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

孰重任人任國之人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

食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屋廬子答之以為禮重屋

廬子孟子弟子也任人又問色與禮二者孰重曰禮

重屋廬子又答之以為禮重曰以禮食則飽而死至

必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飢

餓而死不待禮而食者則得其食而不見飢餓必待

以禮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為不待禮而食也行親迎

婚之禮則不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待

親迎之禮任人意又以為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

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

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

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戶凡此

乎

萬曆十八年刊

三

豈

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毛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揣之以本則方寸之木不能過於岑樓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食為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色為重也如此是猶積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積壘一車之毛羽可使重於一鉤金也是則任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為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人誰不以食為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為重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曰終矣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終矣之則不得其食則將可以終矣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牆而牽其處女則得為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為之妻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子言之所謂東家則托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南地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注任國○正義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孟子居劔之段○注岑樓山之銳嶺○正義

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為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注云處女○正義曰未嫁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注曹交問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

行仁義而已也 交聞末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

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注交聞末王與湯皆長而

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曰奚有於是

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

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

任是亦為馬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註五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馬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馬獲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取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註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為也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註孝弟而已人所不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悌之行桀服服誦詭非常之服桀言不仁行不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為堯似堯為桀似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註交欲學於子車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註子車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

章指言天下
大道人並由
之病於不為
不患不能是
以曹交請學
事粹焉蓋
詩三百一言以
蔽也

求取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

館學也

曹交至餘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
辭之者也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曹
君之弟也姓曹名交然曹交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
為堯舜二帝有諸否乎孟子曰然孟子答之以為誠
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又言交
嘗聞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亦長九
尺四寸但獨食粟而已當如之何則可以為堯舜曰
奚有於是至是桀而已矣孟子答之曰何有於此言
之謂乎言非論身長短之謂也所以為堯舜者是亦
為之而已且託今有人於此其力不能舉任一匹
之小是則為無筋力之人也今又曰能舉任三千鈞
之重則為有筋力之人也如是言之則能舉鳥獲千
鈞之重任者此亦足為鳥獲之徒而已矣且夫人豈
以不能舉勝一匹雛之小而為憂患哉但不為之耳
如用力舉之則勝矣以言人之所欲為堯舜者豈患

其不能為之哉亦但不為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
長者是謂之悌順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悌順
夫徐緩而行者豈凡人所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為徐
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孝弟而已子今若身服堯
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有法
度所行則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淫虐如此是亦
為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誦桀
詭懦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為桀而
已矣交得見鄒君可以因而假館舍願留此而受業於
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
子乃答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也豈為難知者
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自能求
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
以答之此者蓋謂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
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也○注鈞
三十斤○正義曰已前篇說之矣○注鳥獲有力人
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

萬曆十八年刊 五卷三三

力之士鳥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鳥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孟子假是而開闢曹交之蔽而已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註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

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註

固陋也高子年長五十曰陋哉高叟之為

一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

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

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

達詩人之意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註

詩凱風凱風之

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

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慕註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

章指言生之
膝下一體而
分喘息呼吸
氣通於親當
親而疏怨慕
號天是以小
弁之怨未足
為愆也

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墜之而曾不聞已知

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

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

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

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耳孝之不可以

已也知高史譏小弁為不達矣

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

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公孫丑問曰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齊人也公孫丑問蓋

以言之孟子又問公孫丑以謂高子何以言為小人

之詩曰怨公孫丑又答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

史蓋叟長老之稱也孟子曰陋哉高叟之謂此詩為

小人之詩也今且託以有人於此是為越南蠻人被

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此無

他是與越人疏也其兄如被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見

之必垂涕淚號泣而道之此無他是與兄為親也小

弁之詩其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陋矣

夫高子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

之深誦高子不達詩人之意之甚者也曰凱風何以

不怨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風亦孝子之詩也何

以獨不怨凱風邶風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至五十而慕者孟子又答之曰凱風之詩是親之過

疏公孫丑至而慕○正義曰此章言生

宜曰之親非特放之又將以殺之是以小弁為太子
之傳作焉而著父之過為大者也親之過小者以其
先王制禮夫死妻穉子幼然後其妻始與適人今七
子之母則非穉齒子幼者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
嫁是以凱風美孝子以著母之過為小者也故曰益
疏其親而不怨慕之者是不孝者也謂父母不可激
之者是亦不孝者也云磯者蓋磯激也若微切以感
激之以幾諫者也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耳
今乃謂親之不可幾諫安得謂孝子乎所以云愈疏
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又引孔子有云舜其為至
孝者耳以其但亦五十之年尚能慕親矣孟子又引
以此蓋謂至孝則當怨慕之也然則小弁之怨安能
謂為小人乎宜高子所以見請於吾孟子矣○注伯
奇仁人而父雲之至何辜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
幽王嬖愛褒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
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
太子宜曰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後立為平王者
是宜曰者也以此推之則伯奇宜曰也故小弁之詩

註云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曰又取褒姒生子伯服
立以為后而放宜曰將殺之故也○凱風至小弁曰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正義曰凱風美孝子之詩也
云莫慰母心者註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
之心也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者註云瑾路塚也箋
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免尚有先驅走之
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
成其瑾者言其心所不忍也

宋徑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註宋徑宋

人名徑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

問欲何之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

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王我將有所

遇焉○註

徑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曰

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註 孟子敬

宋慳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其指欲如何說之曰

我將言其不利也註 慳曰我將為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

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

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註 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

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

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先

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

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

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註 以

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

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名也疏 宋慳至何必

曰利○正義

章指言上之所
欲下以為俗
化於善久而致
平俗化於惡久
而致傾是以
君子創業慎
其所以為名
也

曰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宋牼宋國之人姓宋名牼孟子尊老之曰先生宋牼將欲往楚國孟子相逢於石丘之地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將有遇焉宋牼答孟子曰我聞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如楚王不悅我說我將又見秦王說而罷之秦楚二王我將有所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至將何如孟子敬宋牼故自稱名曰軻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說之將如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牼答之曰我將說之以利孟子又答之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眾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之眾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利也為人臣者苟懷抱其利以奉君為人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抱利以奉

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終皆亡去仁義之道特懷利以相接待待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待然而不身亡者未之有也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道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從仁義而罷去三軍之眾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從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君為人子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為人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乃去其利而抱仁義相接待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待則父子君君臣臣尤兄弟弟如此則不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以為王矣何必曰利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亡身為仁義則其利至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牼事其秦楚議其欲以利說秦楚也○注宋牼宋人名牼○正義曰案荀卿非十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宋牼也楊倞云宋牼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牼與鉞同口莖反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註任薛之同姓小

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

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

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亦

不答之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

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

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註連屋廬子名也見而

答此一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

之間隙也俱答一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

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為相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

享也註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洛

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

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

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儲子得之平陸註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

人問之曰何為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

章指言君子交
接動不違礼享
見之儀亢答不
差是以孟子或
見或不答以其
宜也

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但遙

交禮為其不少寡賢故禮答而不見之也疏孟子居鄒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
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者也孟子居鄒
至而不報言孟子居處鄒國季任為任國居守者也
以其任國之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居守其國也季
任為居守以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孟子受而不答孟
子為齊鄉相之時居處於平陸齊之下邑儲子為齊
相以幣帛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答他日由鄒之
任至不見儲子言孟子異日自鄒之任國乃見其季
子自平陸往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至為相
歟屋廬子見孟子於此二人見與不見故喜而言曰
連於今日得間隙與夫子為語矣故問孟子曰夫子
往任國乃見季子往齊國乃不見儲子是為其儲子
為齊相故欲輕之歟曰非也至為其不成享也孟子
答之曰非為其為相故不見而輕之耳以其尚書洛

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如儀不乃
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但
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以
我不見儲子者為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我所以受
之幣而不見答也屋廬子悅至得之平陸屋廬子以
曉故聞孟子言而喜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此
洛誥云是何之謂屋廬子答之曰季子以其守國故
不得越境親至鄒國見孟子故但以幣交孟子孟子
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循行國中可以親
至平陸見孟子然以不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其
不尊賢者也是所謂儀不及物為不成享也孟子所
以之齊故不見而答之也○注任薛之同姓○正義
曰案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
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
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云薛任姓也齒列也是知
薛與任為同姓也○注尚書洛誥篇云○正義曰此
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此洛誥
之篇也孔安國云既成洛邑將欲成王告以居洛之

萬曆十八年刊 五卷三二 致政

義也云享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者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享言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

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

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太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

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

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

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

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伊

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

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貢人雖異道所履則一

也一者何也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

於履仁而已為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

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曰魯繆公時公

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伋也

一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劑之見前奪亡其土地者
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
曰虞不用

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前何可

得歟註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

亡何但得能豈可不用賢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

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

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

無其功者見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堯必

識之註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

源在左刺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衛地漑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

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

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

俗化之則效其哭見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在中

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見不聞也有功乃為賢者不

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見必識之矣
曰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註

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

燔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

鮮祭之

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

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也眾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為謂是亦能知賢者之志

也

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也疏淳于至不識也○正義曰此章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

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淳于髡曰至固如是乎淳于髡齊國之辨士也淳于髡問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言名生於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先故後名實者為自為今夫子嘗處於三卿之中而後故後名實者為自為今夫子嘗處於三卿之中而名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髡之意以為仁人必不如是也故以此譏之蓋名實未加於上下以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濟於民也孟子曰至其趨一也者孟子乃答曰居臣下之位不肯以賢而奉事不肖者是伯夷也所謂伯夷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於桀者是伊尹也所謂伊尹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於桀者是伊尹也所謂伊尹不辭小官者謂柳下惠也所謂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浼我哉既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子者雖進退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一者何也髡

又問孟子所謂其趨一者是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又答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夷之仁則見於必退以爲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爲任柳下惠之仁則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爲和如此則君子進退行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爲仁也孟子所以引此三子而喻者蓋謂我之去齊是亦伯夷之清者也是亦有仁而已故以是答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泄柳孔伋爲師傅之臣而魯國爲敵國所侵削益盛如此是賢者不能拯救之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君不用百里奚而亡奚而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爲霸是則不能用賢則國亡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故曰削何可得歟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而穆公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段大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首卷之末詳矣曰昔者王豹處於淇上至識之者髡

又曰往日衛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而西河之人皆善謳齊之善歌詠者懸駒居於高唐而齊右之人皆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華周杞梁皆死於戎事其二人妻哭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而皆效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也如此是故無賢者也有賢者則髡必知之矣淳于髡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不能師公儀休泄柳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以爲不賢又以此明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言之復譏於孟子淇水河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曰孔子爲魯國司寇至衆人固不識也孟子又答曰孔子嘗爲魯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祭祀之冕而適他國不知孔子者以謂孔子不得燔肉故爲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爲司寇大夫之官凡有祭則大夫之黨當從君祭既從祭之禮有不備所以

下

有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為者庸眾之人固不能識而
知也孟子言此者又有以譏謂髡也○意謂吾之去齊
是亦君子之道也○豈淳于髡所識也
然也○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婿
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
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不治委政於卿大
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之左右莫敢諫淳于
髡曰國中有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注髡曰
魯繆公至賢為○正義曰云公儀休為執政之卿者
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
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
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
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以食祿
又奪園夫織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柳
泄柳也檀弓云子柳鄭註云子柳魯敬仲皮之子子
碩兄也子思孔伋已說於前矣○注孟子云百里奚
去國至賢也○正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
霸者即經所謂知虞之將亡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

亡

食

下

君是也云何但得削者如楊子云或人問曾用儒而
削推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
得削亦是意也○注王豹衛之善謳者註案衛詩以淇水在衛地說文
曰王豹衛之善謳者註案衛詩以淇水在衛地說文
云淇水出河內其北山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
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
衛國之詩也云高唐齊西邑案齊莊公元年晉伐齊
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祝河縣西北是也云華周華
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案魯襄公二十三年
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
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註云近莒之邑
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
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
梁之妻於郊使節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
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
諸室杜註云杞梁杞殖也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
公襲莒遂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注

萬曆十八年刊

五十九

七

孔子為魯賢臣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定九年孔子為中都宰。定公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於是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定公日怠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屯屯魯國之南地也王肅曰燔祭肉也孔子因適衛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盛

訥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

勅重校刊

告子章句下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註

五霸者大國秉直道

以率諸侯而桓公大葵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是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六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註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

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辨言之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
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
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
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
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擣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註 巡狩述職皆以勸人氏慶
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念其地也培克

不長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
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
五霸強擣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
法乃為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
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
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
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
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白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

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註齊桓公五

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

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妻為嫡妻也尊

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孤寡賓

客驛旅勿忘勿忽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

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

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

而以己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

私恩擅有封賞而不生言歸于好無掛怨也

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長君

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

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註君有惡命

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

逆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

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疏孟子曰至罪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王道浸衰轉

疏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人也者

又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

章特言王道
浸衰轉為罪
人孟子傷之
是以博思古
法匡時君也

萬曆十七年刊

五流七下

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乃為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亦謂孟子時之大夫乃為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人也者此一段是孟子助不給已說在惠王篇言入其疆謂古天子行巡守之禮巡諸侯所守之地至入其諸侯疆境見其土地開辟而不蕪田野耕治而不荒又能養其耆老尊敬昏者有俊傑之才能在位行政事如此則有慶賞以其慶賞益其地也入其封疆見土地荒蕪而不開辟又遺棄其耆老失其賢人惟以培克多取聚斂之臣在其位以殘民如此則有責讓不特責讓之又其一不朝觀述所職則貶損其爵至二不朝則削減其土地以至三不朝則命六師以移易其位也以其不能保安社稷也是故天子於諸侯有其罪則討而不行兵征伐諸侯之於諸侯則行兵征伐而不討蓋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牽率諸侯者也故曰

守一作狩下同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其五霸擅自專權不待天子錫之弓矢然後征錫之鈇鉞然後殺者也特牽率諸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人歟故齊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穆率諸侯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是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五霸桓公為盛至五霸之罪人也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今之諸侯乃五霸之罪人也言齊桓公為五霸最盛者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已也以其土期約諸侯為葵丘之會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有葵丘魯地也諸侯皆束縛其牲但加載書而不復歃血歃血歃血也言不敢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樹子言世子已立更不得擅自變易也無以妾為妻言不得以愛幸之妾而立嫡妻也其再命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言賢者當尊之於朝以崇其才德者當養之於學以成其德是所謂以彰明有德者也其三命之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言當敬重其耆長慈憫其幼少又當無忘忽其

魯一作宋

賓客羈旅其四命之曰士無世官不得兼攝其職也以其一官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言所取之士必得其賢不得使之羣小殺亂之也無專殺大夫言大夫有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之也其五命之曰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也當通水利而防障之而已無過糴言不得過止穀糴不通於鄰國也無有封而不告言不得有私自封賞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告之曰凡我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好無更構怨也然今之諸侯皆犯此桓公之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五禁即五命是也長君之惡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罪人者也蓋自諸侯之下皆為大夫者也言君有惡命臣長益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其但能距逆君之命也君之惡未著而為之臣乃諂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以啓之也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啓之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五霸至者也○正義

誅

曰云齊桓晉文至楚莊五者今案史記諸侯年表云周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諸侯於甄周惠王二十三年諸侯伐鄭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得四十二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是為霸五年率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薨即位凡得九年而已宋襄公效父自周襄王三年即位十三年伐楚十四年死泓戰是歲襄王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周惠王十八年即位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報殺敗于汪三十九年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楚莊王自周頃王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伐陳夏徵舒立陳成公午三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矣云夏禹商湯周文武說於前矣○注齊桓至罪人也○正義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

好是之謂也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拒其父蒯聩楚世子商臣弑其父凡此之類是不孝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妃曰嫡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恤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云賓客鞫旅無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鞫旅也云仕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晉有孤氏趙氏荀氏卻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者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註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

五

五

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謂之矣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立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而矣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已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義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遏糴則無曲防是為無曲防其水以專利者也故先王制賦遂溝洫所以為此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為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為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案小穀梁流葵丘會云無遏糴無

萬曆十八年刊

五

五

易立子無以妾為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
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
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
會則云無障谷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而不
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
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有四十九而齊桓十
有八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
凡十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
之會六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
衣裳之會十有一范註云十三年會比杏十四年會
鄆十五年會郵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
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
會甯九年會葵
丘凡十一會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

不可

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則

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

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

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

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

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

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

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章指言招攜
懷遠貴以德
禮賤其用兵
廟勝為上戰
勝為下明賤
戰也

所不識

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

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

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註正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之制如

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

度之文也周公木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

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

武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

是損也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為况戰

鬪殺入以求廣土地乎

君子之志君也務引其君

當道志於仁而已註

正王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

魯欲使慎子至而已○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懷遠貴

以禮禮賤其用兵義勝為上戰勝為下明賤戰者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

道而用之戰鬪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

禍殘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

之世民皆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

者也今欲使慎子為將軍雖為魯一戰而遂取南陽

之地然且猶不可况有不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

此則滑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言乃勃然變顏而

不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自稱名為

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為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至於

仁而已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天子之地方闢千里不闢千里則其中無可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闢百里不闢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之典籍典籍常籍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籍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其地為方闢百里者非其地不足而儉用於百里然以不敢縱欲以敗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然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五以其方五百里者也子今且以為有王者興作則此魯國之地在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注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了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役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註云慎子與宋鉞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

又知是為善用兵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雋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之封則百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兼附庸也安詩自廣而已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信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註辟土地侵小國也

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註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

章指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

謂若夏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說與

上同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

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

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

位也

孟子至居也○正義曰此章言善為國者必

不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朝

居也孟子言今之世為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廣闢土地充實府庫以其皆培克之人也今之所謂忠信良臣者皆古之生九王治世所謂為殘賊民者

也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歸向慕於道其心之所又不志於仁是為惡也而為臣者又培克聚斂而求富之是加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為君期與敵國戰鬪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謂民賊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求為之強戰鬪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之道又不能變更今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所以深闢之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

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

曰不可器不足用

也註 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

而足也註 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

生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

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

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註

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東貉無人倫之教無

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况無君

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

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東貉為大貉子為小貉

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

也疏 白圭至小桀也。正義曰此章言先王典禮萬

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情二十而

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

者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白

圭言於孟子曰我今欲省賦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

如之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

可乎孟子欲闢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一之道

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情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

萬曆十八年刊

五九二二

但以一人陶瓦器而供使用則可乎否乎曰不可器
不足用也白圭答之曰一人陶器而供萬家之國則
器不足用也是為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桀
小桀也孟子又與之言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
而五穀不生長惟黍早熟於寒燥故生之又以其無
中國之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又無幣帛饗
殮之費又無百官之衆供贍朝食曰饗夕食曰殮如
此無有費用供贍故於貉但二十而稅一亦足給也
今居中國之地如去人倫之敘使無君子之道如何
為可乎然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為供國之用况
於國而無君子之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
一而稅也今欲輕於堯舜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
一則夷貉為大貉而子為小貉也如欲重於堯舜什
一之道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為大桀而子為小桀也
以其桀暴於賦斂者也此孟子所以闢白圭也○注
白圭周人也○正義曰案班固志貨殖傳云白圭周
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
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

再治生與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又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易為什一而籍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
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頌
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
之費稅薄穀梁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曰夏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一
者衆矣杜預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
取一舊法既以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
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是什取其二故
魯哀公問有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周禮
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皆取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上畿之內所
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者謂畿外之國故鄭
玄曰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
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云方百里
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

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為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是為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郊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註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註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

孟子曰

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各

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註

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

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

子除水逆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

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

疏白圭至過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除害

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趙註所以知其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以受害而又有逆其水道且

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章指云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

逆水者所以謂之涇水謂涇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為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子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孟子辭而闢之以為過謬者矣抑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

順若為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

疏正義曰此章言重信

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為主則君子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在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重信之至也

欲使樂正子為政

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子之執政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人道徳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

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

善足乎

曰好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
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註孟
子曰好善樂聞善言只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
優之舜是也何况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
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
訑訑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
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士止於千
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

國欲治可得乎註

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

得乎

疏魯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

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魯欲使樂正子執政
故言於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逐喜而不
寐以其樂正子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
乎至曰否公孫丑見孟子此言以為喜而不寐乃問
孟子曰樂正子有強力勝乎曰否孟子答無以力勝
也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孟子又答之曰
無用智慮謀也公孫丑又問曰有多問見識乎曰否
孟子又答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
其為人也好善孟子曰樂正子為人能好善言故為
之喜也好善足乎又問言樂正子但好善言足以治
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至可得乎孟子與之曰能好
善言足優為於天下也而况魯國乎夫人苟好善則

章指言好善
從人聖人一
槩禹聞謹言
答之而拜訑
訑吐之善人
亦逝善去惡
來道若合符
詩曰雨雪瀼
瀼見睟聿消
此之謂也

四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也苟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訑訑自足其智不好善言我既已知之如此則訑訑之人發聲音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士既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讒惡諂佞面從之人至矣然而與讒惡諂佞面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可得乎言不可得而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希意導言以為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樂正子克○正義曰已說於前矣○聞善言虞舜是也○正義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禹聞讒言答之以拜至合符者也○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讒言說於前矣詩曰雨雪瀼瀼見暵日消者此蓋角前矣詩文也註云暵日也瀼瀼雨雪之盛只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陳臻問古之君子謂何

禮可以仕也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

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

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

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

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

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註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

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

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

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

章指言士雖正
道亦有量宜
聽言為上禮
貌次之困而
免死斯為下
矣漏此三科
亦無疑也

而謂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

疏陳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
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滿此三科無疑
者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孟子古之
君子何如則可進為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
子答之曰古之君子為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
解之者是也自迎之致敬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失就
有三矣言國君迎接之致其敬以有禮言將行用其
言也則就而仕之是所謂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
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得行也則當退而
去之以其為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次國君雖未
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所
謂際可之仕也及其國君接之不以禮又無樂賢之
容是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為禮而仕禮
既衰則去矣其下朝旦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以至
飢餓困乏不能出其門元國君聞之乃曰吾大為之
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

餓於我之土地吾羞恥之也如此國君有以周賜之
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其餓死而已矣以其
為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昔之孔子去就如
是此孟子答陳臻之問所以執此而詳悉告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

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註舜耕歷山三十一徵庸傳說

築傳嚴武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

遁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

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宮。桓公舉以為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濟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彼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註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

一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胃中。而後作為

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

之是而已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註

入謂國

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身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也。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

疏

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曰。此章言聖賢困窮

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叙也。

天聖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
 賢愚之教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
 樂也者孟子言舜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
 其位傅說築於傅岩之間而高宗舉之為相膠鬲鬻
 販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為賢臣管仲為士官之
 囚而桓公舉為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濱而楚莊王
 舉為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
 之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御相之位於此六
 人也必先所以如是若楚其心志劬勞其身已餓其
 體使之焦枯疫瘡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
 行不遂而拂戾其所為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
 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
 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心也危橫塞其
 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興作其大憔悴枯槁之
 容而驗於色而後有吟詠嘆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
 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又言國君者入
 為國內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為之法家又無輔弼諫
 諍之士出為國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為危難之警如

孟子

卷

是者其國未為不喪亡矣故曰國當亡也則然後
 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安樂怠慢而死也故
 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舜耕歷山至不能
 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為相也是
 皆案史記之文也○注若屈原憔悴與甯戚商歌桓
 公異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
 王為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
 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疎平復逐放之平乃游
 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有漁父
 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乎何故至此
 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漁父
 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混其
 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啜其糟而舖其醪原曰
 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懷
 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為長沙
 王大傅過湘投書以吊之甯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
 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粲

萬曆十八年刊

卷之三

九

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許從昏飯
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
以為

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註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潔也我不潔其

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義

是亦教誨之一道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恥

教誨之方或抑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一者也孟子

言教人之道非特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

不潔人之行而不教之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

使彼感激自勉修為之而已是以亦為教誨之者也

蓋謂教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隅不反則不

德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謂予之

歸求有餘師或為挾貴而不答是教之多術矣

章指言學而見賤耻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級殊塗成之而已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盛 訥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校刊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五章 註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

氣主思慮可否則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

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首以論盡

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已之
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
心也此篇凡八十四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
四十五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爲仁由已
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四章言人有
仁端達之爲道五章言遠辱不爲憂六章言不慕大
人何能有恥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
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
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一章言勞人欲以使之殺
人欲以生之十二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
德小民人速觀十三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四
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
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章言容悅凡臣社稷
股肱大民行道大人正已十八章言育養賢才樂過
萬乘十九章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
章言王政普大二老聞歸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
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
好善從舜好利從跖二十四章言楊墨放蕩子莫執

一二十五章言饑不妄食二十六章言下惠不
體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爲凡人
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已以立於世三十
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
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
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
之異三十五章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
氣以舒三十六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七章
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
怠厭思減其日三十九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
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窮達卷行
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已四十三章言賞僭
及淫刑濫及七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
有所思四十五章言振裘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
九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注盡心者至篇題
○正義曰云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
之猶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心之生於性天莫

之為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為主者，心也。則人之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法天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五行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此四七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包註云：北辰常不移而眾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是眾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有

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

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

善者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能存其心，養

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

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殊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註：貳，二也。仁人之行，下度

而已。雖見前人或夭或壽，終無一心改易其道。夭若

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

以立命之本。疏：孟子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盡心

竭性足以承天，殊壽禍福秉心不違。

章指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殊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

萬曆十八年刊

疏

三

立命之道惟是為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
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
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
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也以其天之性則湛然而性者所
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
心者又得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
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
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
者也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
禮智之性是所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
性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夭或壽但操
執其心而不一也既天壽不二而脩其身以待其在
天者何如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
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此而不二也不可徵求之
矣但脩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殀壽而二
其心以廢其所以脩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
商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註

也命有二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

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是故知命

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註

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以壓覆也盡修身

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枉桎死者非正命也註畏

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巳疏孟子曰至非

義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疑君子遠
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
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
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

章指言人必趨
命貴受其正巖
墻之疑君子
遠之

萬曆十八年刊

五十九

身於巖墻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修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為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為桎梏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脩身之道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桎手械也今刑獄匪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者慾無厭是刑其殺之也以少犯眾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者○注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云命有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云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也曰伯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注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正義曰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國是也

壓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見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為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懸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子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之言其趨則一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註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

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註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

章指言為仁由已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命也爵祿類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疏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已富貴

在天者也孟子言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是求之在我者也以其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為在我者也是為天爵也求之有道則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既脩其天爵而人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為在外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是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物事

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社皆備知天下萬物當

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

無虛則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當自彊

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
疏孟子至莫

義曰此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身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為樂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也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已不在物其為樂也大又言勉彊以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近故傳有云仁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亦力行近乎仁之意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為寶也

知其道者衆也註

人皆有行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

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

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

自然少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

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寶也孟子言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用而行之而不知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也是則為凡衆者矣故孟子以此闕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註

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

三行已有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註

人能恥己之無所

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

疏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在所恥斯必遠辱不為辱矣

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恥也人能無恥而尚有羞恥是為遷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累之矣案禮云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善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有此言而救時之弊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註

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阱陷

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

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註

不也

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仇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之云

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不慕

大人何能有恥者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所以恥者以其為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是為恥之於人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藏兵之巧以為攻戰者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之也如不恥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
注隰朋顏淵○正義曰凡於趙註有所要者雖於文設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仇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隰朋齊大夫也史記註云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一年卒顏淵慕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歎也趙註所以引而為解文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自卑若高宗

得傳說而稟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之勢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公不致敬盡

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注亟數也若伯夷非其若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

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

臣之者乎疏孟子至之乎○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

賢以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孟子曰至而况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然以其能樂己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

萬曆十八年刊

然而見之且猶尚以為不可而况得臣之而卑下者乎○注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尚書說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受也命令也○注經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正義曰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聞之躬聘為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而隱是也○注亟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夷伊尹者此蓋本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註云凡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此七人者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注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消德遊欲

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曰何如斯可以囂

矣注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曰尊德樂義則可

以囂囂矣注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

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注

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

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望也古之人得志澤

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注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

章指言內定常
滿器、每憂可
出可處故云以
遊脩身立世賤
不失道達善天
下乃用其實用
踐好遊未得其
要孟子言之然
後乃喻

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

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

善天下也

孟子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內定常

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實用踐好遊未得
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至
鼂鼂宋句踐宋人姓宋名句踐孟子謂句踐曰子好
逸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己亦但鼂
鼂然自得人不知已亦但鼂鼂然而自得曰何如斯
可以鼂鼂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鼂鼂然自得
得矣曰尊德樂義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
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鼂鼂自得矣蓋德
自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
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知
不知斯鼂鼂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失
義而不為苟得達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窮

不失義而不為苟得故得已之本性達不離道而常
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志遭遇其
時則布恩澤而加被於民不得志則脩治其身以立
於世間是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得行其道而兼善
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
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徒得志而澤加於
民也

章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

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

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
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

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
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興者也孟子言必待文

章指言小人待
化乃不辟邪君

子特立不為俗
移故稱豪傑自
興也

章指言人情富
盛莫不驕矜若
能欲然謂不如
人非但免過早
絕乎凡也

章指言勞人欲
以佚之殺人欲
以生之則民每
怨讟也

上之化而乃能興起以從善道者凡民也以其無自
知者也若夫才有過於千萬人之豪傑者雖不遭遇
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
從善而正立其身也已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

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

正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

疏曰此

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亢有若欲然謂不如人非但
免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以韓魏
晉六卿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義之
道欲然不足則超絕有過乎眾人遠矣○注韓魏晉
六卿百乘之家○正義
曰已說於梁惠首篇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註

謂教民趨於農耕役有常

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其乘

屋之類也故曰不怨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生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

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疏曰此

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主之則民不怨者也
孟子言國君如使民趨於農耕是以佚道使民是農
耕時雖為勞然後有所獲稼則又有以佚樂矣如是
則何怨恨其勞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言
國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恐有害於民故殺之而意
有在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被殺雖死且不怨恨
殺者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注若亟
其乘屋之類○正義曰已於滕文公說之矣○注大

辟之罪○正義曰孔云大辟之罪死刑也前已說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

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註霸

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忍故曰殺之而

不忍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

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脩其庠序之教又使

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也王道者

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

曰小補之哉註

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

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

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

至之哉○正義曰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流霸

者德小民人速觀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

小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

暴見故民驩虞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難

知難見者也故民皞皞然自得而已矣是以王者之

民殺之而不怨以其生道殺之故也利而不知為王

者之功以其佚道使之故也自迹觀之則君子過之

而不守拘其一自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章指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觀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萬曆十八年刊

五卷之三

十一

存者以神宜其與天地上下同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之化以神而存之豈曰使萬物知其有小補益哉王者之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有小補益哉如此故王者之民所以皞皞如也蓋虞之為樂必待虞度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皞皞如也以其使民舒通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虞又有以間矣此孟子所以抑區區之霸而尊崇其王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註仁言政教法度

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

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註善政使

民不憂上善教使民化仁義心易行也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註畏之不逼

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

親故歡心可得也疏孟子至民心○正義曰此章言

章指言明法
審令民趨君
命崇寬務化
民愛君德曰
移風易俗莫
善於樂

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孟子曰至善教得民心孟子言仁言為政教法度之言不若仁聲樂聲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又不若善教得民之易也以其善政出於法度之粗有刑威以行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懷之故民有以愛之亦以善政有九職任萬民有九兩以繫萬民九職任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地山澤生黍稷禾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之九穀二曰園囿以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鄭司農云珠象玉石金木革羽是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帛鄭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之美稱也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九兩繫萬民一曰牧以地

萬曆十八年刊

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得民之心矣○蓋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所以同其趨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註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

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註孩提二二三歲之間在

襁褓知孩笑可提拍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

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怨乎已也

謂良能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也註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

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疏孟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怨乎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至達之天下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知者也孩提襁褓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不知欽順其兄是則親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即良能也言人欲為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註襁褓者○正義曰釋云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者也是亦知孩提為

二三歲

章指言聖人
潛隱辟若神
龍亦能飛天
亦能小同舜
之謂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麋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註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

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

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也註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

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

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疏孟子至禦也○正義

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
舜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之間以其近木石故
也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而舜於此其
所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
禦止之也○註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

周易乾卦之文也趙
註引之以解其經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註

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

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已

冠

所不欲勿施於人

仲尼之道也孟子言人無為其所不為以其所不為
者不義也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為不善也人
能無為不義又不欲其所不善則人道於是足矣故曰如此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註人所以有

德行知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

章指言已所
不欲勿施於
人仲尼之道
也

章指言孤孽
自危故能顯
達膏梁難正
多用沉溺是
故在上不驕
以戒諸侯也

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

慮患也深故達註此即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

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疏孟子

達○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止
多用沉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
所以有德慧術知者常在於疾疾之人也疾疾人之
有小疾常需在身不去者是為疾疾也如孤臣孽子
其操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疾疾也此孟子
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也孽
子不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
故能兼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
達也操心常危慮患常深是人之疾疾常需在身而
不去也是孟子所以為疾疾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
而非謂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疾疾者但常存乎疾疾
之人而已蓋有得於已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

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
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存
於疾疾之意有同歟此孟子所以
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註事君求

君之意為苟容以悅君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

稷為悅者也註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
有

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註天民知道

者也註可行而行可以止而止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

也註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

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疏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
章言為悅凡臣社稷股肱

章指言容悅
凡臣社稷股
肱天民行道
大人正身凡
此四科優劣
之差

萬曆十八年刊

五

六

天民行道大人正已身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孟子言有人事其君以求君之意者是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孟子又言有忠臣為安社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為之先覺者志在於行道然而既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為利害之所移動是則自正治其已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凡此是其四科優劣差等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註天下之樂不得與此

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期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註君子重言是美之也疏

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前之樂過萬乘孟子重言一章再云也

孟子曰至存焉○正義曰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吾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言一章再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為王天下者不得與於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無嫌隙之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於已而仰無以有羞愧於天俯無以有慚忤於人此乃二樂也已之有德又得天下英才大賢而推已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憂楊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

嫌隙
吾人

萬曆十八年刊

五十九

與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君子所性雖大行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

體不言而喻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

之貌也蓋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

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疏孟

曰至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

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體不言

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

同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

之大衆人民之多以為大國之諸侯君子者心欲好

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中而立以安四海

之民是為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而稟天性不在

此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故

也然其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

而巳雖樂在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以行道

章指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體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萬曆十八年刊

也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德容其生於色則粹然潤澤見於面又有光輝乎其前盎盎然見於背又有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體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人以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體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天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盛訥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校刊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

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

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

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

以為畜產之本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

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

者此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

者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疏 孟子至此之謂也○正

章指言王政 普大教其常 業各養其老 使不凍餒二 老聞之故身 自託衆鳥不 羅翔鳳來集 亦斯類也

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餓乏二老聞之歸身自巳 所謂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之類者也孟子曰伯夷辟 紂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 復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刳胎殺大則麒麟不至 覆巢毀卵則鳳凰 不翔亦此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

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一井也庶民治

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

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

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

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

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畜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火救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能生人

有不愛者至饑足故也。救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

人而何有不仁者也

疏 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

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利其在在上者又薄其賦斂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屈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敵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救粟亦如火水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故曰救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注 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

為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河據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預覽大者

意大觀小者志小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瀾水中

大波也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容光小邪也言品大

明照幽微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

行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疏 孟子至不達

正義曰此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為言者孟子言孔子登

章指言弘大明者每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為君子

隱作隙

實作滿

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太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亦莫大於太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為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主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楊子云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濶者孟子又言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有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波瀾是為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幽隱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存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為物所流遇於坎不盈實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充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為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為之喻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之問也註 跖盜跖也跖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疏正義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孟子曰至問也者孟子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黨也如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為利者乃為盜跖之徒也儻言欲知舜與盜跖為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註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云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註 楊子楊朱也為我為己也拔已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

萬曆十八年刊

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也兼愛他人摩頂放踵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為

之也。子莫執中。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

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中和近

聖人之道然本樞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

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

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一知

而廢百道也。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楊墨放

子行止唯義所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

不專一不字

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在

雖拔已之一毛以利天下且不為也。墨翟兼愛他人雖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為之子莫執一子莫魯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者也以其無為已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為近之言子莫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若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一者是為其有以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廢其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舉一而廢其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害之也。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為利欲所

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

萬曆十八年刊

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

及人不為憂矣

註

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疏

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孟子曰：飢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飢餓則易為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為飲故以甘之然而不得飲食味之正者也。以其但為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於口腹為有飢渴以害之。言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之害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為可憂矣。蓋無以飢渴為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言之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註

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恥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疏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每可每否以賤為貴也

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貴為賤者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易已之大志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乃百僚之師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註

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雖深而不及泉喻

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已

章指言為仁由已必在究之九仞而輟無益成功論語一簣義與此同

必在究之九仞而輟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今之有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掘井至九仞之深而不及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也。喻為仁義之道而不及之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註：九仞八尺也。○正義曰：案釋云七尺曰仞。

萬曆十八年刊

五流

下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之

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

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五霸

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方

也疏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而

行仁本性之自然者也湯武利而行仁視之若

身也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假而行

而請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

則固可放與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小臣秉

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衛

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問乘利篡心乃生何

可放也疏公孫丑至篡也○正義曰此章言愛國志

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固有

焉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

言我不適于順已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心大悅

及太甲悔改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

君位商民大悅且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

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對曰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

志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秉忠心以愛君則放君而

章指言憂國志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固有為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

萬曆十八年刊

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義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何車為事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詩

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

有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

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

大於是註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

高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

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疏公孫丑至於是○正義

曰此章言君子正己以

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

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

今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

祿者是如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

用之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

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為而

不可食祿註魏國伐檀之篇○正義曰此詩

蓋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註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

事者邪孟子曰尚志註尚貴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

仁由義太人之事備矣註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

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

者仁為貴所出者義為貴太人之事備矣疏王子至

章指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子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正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子塾問曰士何事者王子塾齊王之子名塾也問孟子曰為士者當以何事為尚也孟子曰尚志孟子答之曰為士者當以志為尚也曰何為尚志王子又問孟子何以謂之尚志曰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又答之曰尚志則以仁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為尚則為尚志也如殺一人之無罪是為非仁也非已之所有而取求之是為非義也如此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如仁以為為居義以為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此孟子所以欲使王子塾於無過之地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

食且羹之義也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魯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

義若上章所遊簞食且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

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

以為大哉

疏孟子曰至奚可哉○正義曰此章言事

信大未之聞者也孟子言陳仲子以不義雖與之齊國之大而且不受國人皆信之以為廉是為舍簞食豆羹之小義也人之所向當以莫大為尚焉者是其知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陵而不仕是棄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而徒取其辭受之小節而已而信廉之大又安可哉以其非義之本耳宜孟子以是闢之○注陳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

而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桃應曰然則舜不禁與

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

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

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然

則舜如之何應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

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

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也

也也故論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

之為至貴也疏桃應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奉法

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桃應問

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問

孟子曰舜為天子命臯陶為士官以執罪人舜父瞽

瞍殺人則臯陶之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孟子答之但當執而不縱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

曰如是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禁之邪曰

夫舜惡得而禁止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夫

章指言奉法
承天政不可
枉大孝榮父
遺棄天下虞
舜之道趨將
若此孟子之
言揆聖意也

萬曆十八年刊

五卷下

忘去天下是以舜得天下不足
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主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

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註范齊邑王庶子所

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體聲氣高涼不與人

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

氣下居之移養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

使充足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

人與主于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

如是也疏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
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如王子殊於眾品

章指言人性
皆同居使之
異君子居仁
小人處利譬
猶王子殊於
眾品也

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
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喟然嘆息之曰夫

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

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

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眾之

人豈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

亦人之子也下文觀宜合此章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

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

者乎註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

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况居廣居謂行仁義仁

義在身不言而驗也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

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

章指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歸是以居仁由義益然內優會中正者眸子不瞿也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也

也註

垣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背夜開故君自發聲

耳疏孟子曰至似也○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為一不曲分而為二也孟子言王子所居宮室與車馬之乘衣服

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之也然而王子若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是與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況居天下之廣居以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垣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我君也言亦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垣澤宋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人之所居者處已而與大人相似者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註

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孟子曰至虛拘○正義曰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食為備而歡意弗加者非以愛相接者是為豕交之也犬馬者人所愛而畜養者也如愛誠雖至而敬心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為獸畜之也然而恭敬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為先而幣帛從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以虛拘矣以其禮不可以徒虛而行耳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為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為之末則君子交接之道畢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註形謂君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丘裏謂之柚梓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

子體貌尊嚴也向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

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

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

美形不言居而言踐象陽抑陰之義也疏正義曰此

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

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

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之象色為道之容

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以形之與

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

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

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

為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

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

關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

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也何難蓋形則一定而不

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也不可

以踐之矣亦以聖人吉凶與人同何踐之以為異哉

是又孟子之深意然也○註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

也○正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之一者也

孔安國云貌容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

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篇文也註云舜木槿也易曰

君子黃中通理者蓋坤之卦文也謂君子黃中通理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君之喪猶愈於已乎註

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矣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

使自以廿月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君之喪愈於

止而不行喪者也

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

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終疾也孟子

言有人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

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

復矣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暮喪亦猶曰徐徐之類

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

曰若此者何如也

五日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

人亦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

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孟子曰如是王

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

况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疏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

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

暮之故譬以終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

曰為暮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

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矣暮

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

或有終疾其兄之臂者子以謂之姑且徐徐然終其

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復疾兄之臂也今

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暮之故譬以終兄徐徐也

如此者是如之何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者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至弗為者也孟子答之曰是王子欲終夫喪有所禦而不可得而為者也雖加益一日亦足勝於止而不為者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而且謂其年之喪猶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自弗為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孔子所以責之曰予之不仁也汝安之則為之乎是亦孟子於此不取公孫丑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註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此

時雨化之者註教之漸漬而浹洽也 有成德者有達

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註私獨淑善艾公治也君子獨善其身入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此

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註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也

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人不俟其惟誨人乎

道也疏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俟其惟誨人者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之道有五品也有如時雨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澤也是其潤之以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敷秀性有其材則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為有若時雨而教者也有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德但教而成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友者則教之以克己復禮能勇不能怯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者也有達財者以其有材之具而不能用者則教而達之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是為有達材之教者也有答問者以其在於答問之間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為有答問之教也有私淑艾者以其獨善其身

使彼法之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教乃君子之所以教者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註丑以為聖人之道

大高遠將若登天大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

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

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

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註大匠不為新學拙工

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

為彀率之法也彀率張彀表率之正謂射之極思凡

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

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

甲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疏公孫丑至從

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公孫丑曰至矣學者跋慕之宜如登天之難以其不可得而跋及也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孳孳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至能者從之孟子答之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改去其繩墨之正羿之善射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

彀率之法彀率張弓向的正體極思用巧之時也君子循循善誘而引人於道不以開發者又且躍如使

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

進而無退也是其不高不卑但於中道而立教使賢
愚智者皆能從而學之也此孟子所以譏於公孫丑
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

以道殉乎人者也註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

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

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窮達

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

實也以其身顯而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

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

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饗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

章指言窮達
卷舒屈伸異
變之流後顧
守者所慎故
曰金石獨止
不殉人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註滕

更勝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

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

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

不答也滕更有二焉註挾接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

有賢才接已之長老接已當有功勞之恩接已與師有

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

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

矣疏公都至二焉○正義曰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
貴乎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者也公都子曰

章指言學尚
虛已師誨貴
平是以滕更
恃二孟子弗
應

至何也公都子問孟子謂滕君之弟滕更者樂在門人中宜若在所禮敬之然而有所問而夫子不答是如之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至滕更有二焉孟子答之曰有挾己之貴勢而問者有挾己之賢才而問者有挾己之長老而問者有挾己有功勞之恩而問者有挾己與師友故舊之好而問者凡持此五者而問我皆所不答也今滕更有二於此五者之中以特己之貴勢與恃賢才我所以不答之也挾接也此孟子於滕更所以不答者是亦不屑教之道也奈何公都子不知以此故有復而問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非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

章指言賞借及淫刑監傷善不借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疏孟子曰至退速○正義曰此章言賞借及

淫刑濫傷害不借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而後行之者也孟子言人君於不可棄去之者而反棄去之是其餘之類無所不棄也不可棄者以其無罪之人也所以棄之者以其有罪者也故棄之使人有所懼也如堯去四凶之罪是可以棄而棄之者也其於賞當所厚者反而薄之是其餘之類亦無所不薄也所以厚賞之者以其有功故厚賞之使人有所勵也如舜舉八元八凱是所厚而厚之也其於無所不棄無所不薄之君得銳進而為仕則其被退黜亦必急速矣無他以其君不能鑒其賢否不能信任所以如是矣故詩之高頌所以於殷武之篇有云不借不濫論語翔而後集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註物謂凡物可以

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少殺

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註臨民以非已族類故不得

與親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註先親其親戚

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者也疏正義曰

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孟子

言君子於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

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

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

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是又見君子用恩

有其倫序也故揚子所以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為務註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

美外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

急親賢也註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

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註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

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歆長歆也齒決斷肉置其餘

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歆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

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歆而問無齒

決類也疏孟子至不知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

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大化以隆道為

章指言振衣表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為要也

萬曆十八年刊

五疏

七一

要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至是之
請不知務者孟子言為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
而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為急耳為之仁者以
其汎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賢
為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之事
但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徧愛於眾人但
能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
喪為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總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
也故飯流歡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
小者也如不能以知賢為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
為之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徧愛眾人之為急
是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
小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
問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為緩急乎
蓋總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
挈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
目張與此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盛

詒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校刊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九章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

二十九章一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
及所親二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
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
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
章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七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
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
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十章言務利蹈姦務德
蹈仁十一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

萬曆十八年刊

五疏百七

正禮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
章言得民為君為臣重民敬祀治之所先十五章言
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十六章言仁恩及人人能欲
道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子固
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十九章言正己信
心不患衆心二十章言以明照闇闇者以開以闇責
明闇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
在身當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二十二章言前
聖後聖所向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二十三章言
可為則從不可則凶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
必有害也二十四章言尊德樂道治性勤禮二十五
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猶下二十六章
六章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非君
子甚之以為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斂君子道也二
十八章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二十九章言小知自
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三十章言教誨之
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三十一章言善恕
仁義充其大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言道

之善以心為原三十三章言君子之行動合中禮湯
武之隆不是過三十四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
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三十五章言
清淨寡欲行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
濁者速禍三十六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
感終身不嘗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
為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而內荏鄉原之惡聖
人所甚戒三十八章言三皇以來人倫攸敘聖人不
出名世承問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止
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平爾凡此三十九章合前四
十五章是盡心篇
有八十四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梁魏都也以用也

仁者用恩於所愛之民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

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

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

入故孟子曰不仁哉。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問及

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

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註。五言惠王

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

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不能用勝故復驅

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

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疏。孟子曰至愛也。正義曰此章言發政施仁

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

戒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

也。孟子言世稱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

其用恩於所愛親幸者以加及於所不親幸者是自

近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以其用不仁之政加於所

不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也。公孫丑

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及所愛

之狀是何所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及其所愛

萬曆十八年刊

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魏王以戒人君也

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其敗某師與敗績不足言故稱為大敗抑又言梁王不以義戰以見梁王不仁之甚也○注梁魏都及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正義曰此蓋首篇說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註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與纖芥

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

不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

正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

無義戰者也孟子曰至敵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

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國未嘗無也是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以上伐下無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相為強弱以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於我師者也其勢皆足以相抗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國不相征也○注孔子舉毫毛至春秋也○正義曰此蓋言春秋無義戰之謂也如有之則孔子必書故有是之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註書尚書經有所美言爭或過若康誥曰曰

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

章指言文之有
義過實聖人
不改錄其意也
非獨書云持亦
有言松高極天
則百斯男亦已
過矣是故取於
武成二三而已

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

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

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

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

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

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文之

意也是故取於武成二三策而已孟子言尚書之文

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不若無書而已

以其辭之有過適所以疑惑於人也故孟子言我於

書之過辭多矣所以不暇具言之故於武成但取二

三策而言耳曰仁人用兵故前徒倒戈無有敵於我

師也是以至仁之人而誅伐其至不仁之人而何其

武王誅紂戰鬪殺人乃至於血流春杵也此孟子於

武成所以執此而言書之不可盡信矣注書尚書

至不取之也正義曰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者蓋成

王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此康誥也云我

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孔安國云我西土岐

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

天子云甫刑曰皇帝清問於下民者蓋呂侯見命為

作夏禹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下民者

孔安國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

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者蓋康叔為政之道亦如梓

車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

欲令子孫累世長居國
以安民也餘見前說

吉
若朋厥角額角犀
厥地替首拜命亦
以首至地也

後漢李固傳鼎
角匿犀註鼎角
者項有骨如鼎
足也匿犀伏犀
也謂骨當額上
入髮際隱起也

章指言民思
明君若早望
雨以仁伐暴
誰不欣喜是
以殷民厥角
周師歌舞焉
用善戰故云
罪也

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奚為後我註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

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

上篇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

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朋厥角稽首征之為

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註革車兵車也虎賁武

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

百乘也武王命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

歸周若朋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

也欲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疏孟子

戰○正義曰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以仁伐暴

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至焉用戰者

諸侯以攻戰者是為大罪之人也且國君好行仁

政以及民人凡有所征天下無敢有敵者也故南面

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為後我說

已在上篇矣武王之誅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賁

之勇士有三千人武王令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我

來安止爾也故不敢抗敵之百姓皆崩摧其角若無

所容頭乃稽首拜命故征之所以言正彼之罪也百

姓各欲武王來征已之國焉用為善戰者乎此孟子

萬曆十八年刊

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
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又
案太誓篇云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孔安國言民
畏紂之虐危懼不啻若崩厥角無所容頭者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輪

輿之工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
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

以善疏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

輿之工能與人規矩法度而不能使人之巧以其人
之巧在心如心拙雖得規矩法度亦不能成美器也
喻當時之君如心不在仁雖誦典憲亦不
能成美政也梓匠輪輿已說於上篇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

章指言規矩之
法喻若典禮人
不志仁雖誦憲
籍不能以善
人脩道公輸守
繩政成器養準
度是應得其理
也

被袵衣鼓琴一女栗若固有之糗飯乾糲也袵畫

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也及
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

二女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疏正義曰此

不憚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舜隆聖德所以殊者也孟
子言舜初於耕歷山陶河濱之時以糗而飯以草而
茹若終身如是焉及堯禪位為之天子所被以畫衣
黼黻絺繡鼓五絃之琴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自
當有之也○注糗乾糲也至黼黻絺繡也○正義曰
云糗糲也按釋名云糗乾飯屑也云袵畫也說文云
袵去衣也孔傳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
曰絺五色備曰繡云果侍也按許慎謂女侍曰僕今
釋果為侍謂二女之侍舜是以有惑於許慎之說
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

章指言既窮不
憚貴而思降凡
人所難虞舜所
隆聖德所以殊
也

章指言起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章指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為暴故載之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

耳註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如人人必加之

知其重也一聞者我往彼來問一人理與自殺其親

何異哉疏正義曰此章言起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

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

身者也孟子言我於今然後知殺人之親之為最重

者也殺彼人之父彼人亦殺已父而報之殺彼人之

兄彼人亦殺已兄而報之如是則非已之殺但一聞

耳以其與自殺之無異也註父仇不同天兄仇不

同國○正義曰案禮云父之讐弗與其戴大夫遊之

讐不同國兄弟之讐不反兵蓋所以避之也周官云

父之讐避諸四海之外所謂不與共其國蓋非周禮

歟又周官謂人凡殺人而義者勿令讐讐則殺之而

不義在邦法不可殺者必避之而已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註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

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疏正義曰此

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式懼將為暴故譏

之也孟子言古之為關乃征稅而不稅將以為暴亂非

道也按周禮司關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

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是以為關將以為禦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章指言率人之
道躬行為首
故論語曰其
身不正雖令
不從

章指言務利
陷姦務德陷
仁舍生取義
其道不均也

章指言廉貪
相殊名亦卓
異故聞伯夷
之風懦夫有
立志也

妻子註

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

不能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

子順之而况他人乎

疏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者也孟子言人身自

不履其道德雖妻子之間且有所不行以其無所
做法者也使人如不以道理雖妻子且有不順况能
行於民乎苟况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
一妻一妾而亂亦與同意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亦其意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註周達於利營故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

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疏正

曰此章言務利蹈姦務德陷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
者也孟子言人積備其利物以為周于利者則所養
常厚故凶荒之年且不能殺死喻人之能盡其性以
為周于德者則所守彌篤故姦邪之世不能亂其志
蓋以戰國之時無富而教之
之術此孟子所以救之以此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註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

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

子染指鼈羹之類是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者也孟子言好

不朽之名者則重名輕利故云能讓千乘之國而且
不受苟非好名之人則重利而輕名而簞食豆羹之
小節且見爭奪而變見於顏色註伯夷季札與鄭
公子之類○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
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秦春秋少陽
篇伯夷姓墨名允字不佞伯長也夷諡也叔齊名智
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世家云王餘昧卒欲授
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
代立必致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
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
千乘之國也云鄭公子染指鼃羹者案魯宣公四年
左傳云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
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
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
夫鼃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
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
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故
經書曰鄭公子歸生
弑其君夷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

則財用不足

不親信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

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泯亂無善

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

章指言親賢
正禮明其五
教為政之源
聖人以三者
為急也

人以三者為急也孟子言人若不親信仁賢則仁

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無禮

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

萬曆十八年刊

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為得也

祭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

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

焉疏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有

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世有不仁之人而得其國而為君者有之矣不仁之人而得天

下而為王者未之有也是以桀紂幽厲雖得而終亦失之亦且不為者也注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

管蔡與丹朱商均者正義曰云象封有庠孟子於萬章篇言之詳矣云叔鮮叔度者秦世家史記云管

叔鮮蔡叔度周文王子而武王之弟也武王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

社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世本曰居上蔡丹朱商均者丹朱堯之子也商均舜之子也又言於上篇已

詳矣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

天子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

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得乎天子

為諸侯注得天子之心封以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

夫注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

變置注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注犧牲已成肥膷梁稻已成潔精祭祀社稷常

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

章指言得民
為君得君為
臣民為貴也
先黜諸侯後
毀社稷君為
輕也重民敬
祀治之所先
故列其次而
言之

而更置之

疏 孟子至社稷○正義曰此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論君民社稷之輕重也孟

子曰至則變置社稷者孟子言民之為貴不可賤之者也社稷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猶以為輕者如此有天下得乎天子之心則為諸侯以有其國得乎諸侯之心以為大夫有其家而諸侯不能保安其社稷而以危之則變更立置其賢君是社稷有重於君也犧牲既成以肥腩粢盛既成以精潔祭祀又及春秋祈報之時然而其國尚有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於民者為之也是民又有貴於社稷也此孟子所以自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敘也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上之神祀以為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禹句龍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早以棄易其柱是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注**君輕於社稷至於殷湯周文也○正義曰此云丘十六井也者案前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二為屋

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井一井為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為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云殷湯周文者蓋引此二王皆自百里而起為天下王是得乎民心者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註 伯夷之

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註 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

章指言伯夷
柳下惠變貪
厲薄千載聞
之猶有感激
謂之聖人表
其德也

能感人也若是喻聞尚然况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

疏

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者此言伯夷柳下惠之為聖人也言聖人之道無窮為百世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惠二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化而為廉儉懦弱之夫化而為立毅之志聞柳下惠之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為敦厚寬大是則二人清和之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之下莫不興起者也。聞而化者尚如此况當時有親見薰炙之者乎。○注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註

能行仁恩者人也

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仁恩

章指言仁恩
須人能私
道也

須人人能弘道也孟子言為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為人也蓋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與人而言之則人道盡矣楊子云仁以人同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註

遲遲接淅說已見

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

疏此章蓋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者也其說俱見上篇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

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

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

章指言孔子周
流不遇則之他
國遠道惟魯斯
亦篤於父母國
之義也

章指言君子固窮、不變道上下每文無冥援也

危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見危謂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孟子言孔子見危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已以其上無所事雖死不為諂下無所可與雖死不為瀆是為無交接也論語衛靈公之篇云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豈非窮不變道者能如是乎○注君子道者二我無能焉所謂乎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是三者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註

貉姓稽名仕者也為眾口所訾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理於口如之何也孟

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註

於凡人之而仕者亦益多口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

註

拍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羣小死也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太雅絲之篇曰肆不殄厥愠殄

絕愠怒也亦不隕歟問隕失也言文王不隕絕歟夷之愠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

疏

貉稽至文王也○正

義曰此章言正已信心不患眾口眾口誼譁大聖所有况於凡品之所能禦故各貉稽曰無傷也至文王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審已之德已修雖人之口訕亦不能傷害其已之德也以其為士者

章指言正已信心不患眾口眾口誼譁大聖所有况於凡品之所能禦故各貉稽曰無傷也

益此多口不能免人之訕也故邶風柏舟之詩有云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言憂悄悄常在心見怒于羣小
衆小人也以其孔子刪此詩亦不能免武叔之毀故
曰孔子尚如是憎多口也大雅縣之詩有云肆不殄
厥愠亦不隕厥問言不能殄絕也夫之愠怒然亦不
能隕失文王之善聲故曰文王尚如此亦憎多口也
此所以答貉稽大不理於口以爲無傷也○注邶風
柏舟之篇至聲聞也○正義曰此篇蓋言仁人不遇
也註云慍怒也悄悄憂貌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
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云大雅縣之篇者
蓋此篇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注肆故今也慍志
隕墜也畎
夷狄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註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

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

使人昭昭不可得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以明昭闇闇

章指言以明
闇闇者以
闇以闇責明
闇者愈迷賢
者可尊讓今
之非也

賢者可尊讓今之非也孟子曰至昭昭者孟子言有
諸已然然後求諸人之道也賢者之君治國以其昭昭
明已之道德然後使人昭昭今之治國者乃以昏昏
不能自明已之道德而欲使他人昭昭微不可得也
是亦所謂曲其表而未影之正
濁其源而未流之清同其旨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

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註高子齊人也嘗

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
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

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而不脩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供也

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

為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途行之而反中止

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聖

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者也孟子謂

於高子曰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如用

而行之則蹊成大路不用而行之茅草生塞之不能

成其路也喻高子之為善止於中道而其心為利欲

之所充塞亦若茅塞其路矣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

蓋高子嘗於為詩而不通乎意是塞其心之一端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註高子

以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註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

鈕磨齒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

為尚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註未

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主皆用

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

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

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離公

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疏高子至力與○正義曰此

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

將以啓其蒙者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者高

子言於孟子曰禹王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之聲樂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見高子蔽惑故難之曰何

萬曆十八年刊

五十九

六

以言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曰以追蠡高子曰以其
追蠡鐘鈕之銳欲絕故云然也孟子曰是奚足哉城
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又以此解高子之蔽也言
此追蠡何足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乎且譬之城
門之軌齧其限之深處豈以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亦
以積漸之久故使然也非特兩馬之力即如是之深
也言禹王至文王其鐘用之亦以日久故能磨銳至
於欲絕也此又見高子之蔽不獨於詩也所謂太山
之溜久而穿石單極之綆久而斷幹其來非一日
也兩馬即如註所謂春秋外傳云國馬公馬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時
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
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是

章指言可為則
從不可則凶言
善見用得其時
也非時逆指猶
若馮婦暴虎
無已必有害
也

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
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
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註馮姓婦名
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
名也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櫻迫也虎
依隈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
迎攘臂下車欲復搏之眾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
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譏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
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

疏齊饑

至笑之。○正義曰：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被害也。齊饑，陳臻曰：「至殆不可復者，蓋齊國之人時皆被饑。」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饑，而孟子不復發粟，邑之粟以賑陳臻為孟子的弟子，乃問孟子言齊國之人皆以為為夫子將復發粟，邑之粟以賑救之。今夫子不復發粟，殆為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至其為士者皆笑之者，孟子乃以此馮婦之喻而比言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粟是為馮婦者也。馮婦能暴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善能搏虎，後為之善士，則之於野外，見有眾人逐其虎，虎倚山嶠而怒，眾人皆莫敢撓而搏之者，望見馮婦來，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之，眾人皆悅其勇猛，其為士之黨者知道則笑其不知止也。言今齊王恃威虎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嶠，以難合之說述於暴人之前，又若迓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為發粟，非不足以悅眾，自君子觀之，亦若為士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矣。」○注：棠齊邑也。

正義曰：案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妻好裴駟云：賈逵曰：棠公齊邑大夫也。是棠之為齊邑明矣。

君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註：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香，鼻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肢謂之四肢，四肢懈倦。

則思安佚不勞若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是此樂者

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

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

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

章指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礼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

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者得以

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

以禮敬施於賓主智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

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君而行之不

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乏故可用也凡人則歸

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

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聲靈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

曰君子不謂命也

疏 孟子曰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

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者也孟子曰至君子不謂性也者孟子言人口之於美味目之於好色耳之於五聲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安佚無事以勞之凡此五者皆人性所欲也然而得居於此樂者以其有命存焉君子以為有命在而不求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至君子不謂命也者孟子又言仁以恩愛施之於父子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主智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其四端聖人兼統四體而與於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歸之於命也然而有是五者皆稟乎天性也以其有性存焉君子以為有性在所以不可求而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之命也孟子言之所以分別凡人君子以勸戒時人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

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

等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樂正子為人善

有信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已之可欲乃使人欲

之是為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

人有之是為信人不信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

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

輝是為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

智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為一等樂

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疏 浩生至下

曰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子好善應下二科

是以孟子為之喜者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

也者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等人也以其見

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之也孟子

曰善人也信人也孟子答之以為樂正子是善人信

以者也以其有善有信故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

問之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曰可欲之謂善

有諸已之謂信至四之下也者孟子又答而詳為之

解之曰已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為善有是善於已謂

人亦有之是謂之信所謂善即仁義禮智也是為可

章指言神聖
以下優劣異
差樂正好善
應下二科是
以孟子為之
喜也

萬曆十八年刊

海流古

三

等

又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為神人故謂之神
凡是六善而樂正子能善能信是在二之中而在美
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充實而至神也○注孟
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盛訥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校刊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

註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

道為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

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

章指言驅邪反
正則可矣未
者不緩追其前
罪君子甚之以
為過也

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招之註苙欄也招胃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

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又欄則可又復從而鬻之

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

甚疏孟子至招之○正義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

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者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歸斯受之而已矣者墨翟

無親疎之別楊朱向得父母生身不敢毀傷之義儒

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已壯而行之所以為人故能兼

愛無親疎之道必歸於楊朱為已逃去楊朱為己之

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

之矣今之與楊墨至從而招之者孟子又言今之人

有與楊墨辯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入其

欄又從而鬻之者也以其逃墨而歸儒則可受之而

已而乃又從而罪之無以異於是放逸之豕豚既

其欄又從而鬻之也以其為亦太甚矣此孟子所以

之此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註征賦也國

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

絛鎡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

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父子離註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

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一二則路有

餓殍者並用一二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志氣喪矣疏

章指言原心量
力政之善者跡
役並興以致離
殍養民輕歛
君子道也

萬曆十八年刊

五十九

二

孟子曰至父子離。○正義曰此章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至用其三而父子離者此所以薄稅斂之言而有以救時之弊者矣。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所以為衣縷所以為衣鎧甲粟米所以為糧力征所以荷負廝養之役然而君子為政其於此三者之賦未嘗並行也。用其一則緩其二今夫三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其二則有傷財而民至於餓死用其三則有害民而至於父子離散是豈君子之為政然歟。蓋征之者義也。緩之者仁也。惟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充類之至而義之盡者君子所不為也。此孟子不得不權時而救時之弊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

身註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實土地也

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實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

實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

國爭以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於

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孟子言諸侯之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其封疆是寶其土地也。撫恤鰥寡獨使民以時民不離散是寶人民也。脩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不以此三者為寶而寶珠玉者殃禍必及身矣。此孟子見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賦重斂不以土地人民政事為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正義曰案韓詩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中獻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非也。王怒刑其左足後成王即位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成王使人琢之果得寶名曰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宇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還

萬曆十八年刊

五流石下

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憚是夜
夢脚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為隋侯珠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也

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

嗟嘆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

也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為人小有才

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疏

盆成括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小智自私藏怨
之府勞謙終吉者也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

章指言小知自
私藏怨之府
大雅先人福之
所聚勞謙終
吉君子道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

客所館之樓上也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

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屨扉屨也業織之有

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窓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
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廖廖匿也孟子與門

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
曰子以是

為竊履來與註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眾人來隨事

我本為欲以竊履故來邪
曰殆非也註館人曰殆非為

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

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註孟子

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

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

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

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
疏孟子

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距雖獨竊履非已所絕噴答小

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履非已所絕噴答小人人自答者也孟子之勝館於上宮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止於賓客所館之樓上有業履於榻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者言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之屨置之於窓牖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之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此屨之不見為從者之廖匿也曰子以是為竊履來與者孟子見館主乃問已以為從者之廖匿其屨乃謂之曰子以是從者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子之屨故來與曰殆非也館主自知責也問之過也乃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夫子之設科也至斯受之而已矣者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保其異心也然則不拒從者之匿屨亦何累之有論語云不保其往有教無類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註人皆有

萬曆十八年刊

所愛本心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金被德此仁

人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皆有

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

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穿窬踰屋竅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爾汝之實德行可輕

既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

大而以有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

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

皆穿踰之類也餽取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

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

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

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

穿踰之類也疏孟子曰至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善

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萬曆十八年刊

五疏古

有所惻隱而不忍如能推之所不忍於其所忍者仁
人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仁之為道如是也人皆
有所不喜為謂富貴也如能推之所不喜為而達之
於所喜為謂富貴也是為有義之人也人能充大不
欲害人之心而為仁則仁道於是乎備故不可勝用
也人能充大其無穿踰姦利之心以為義則義於是
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人爾汝之
實是不為人所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為義者也言所
為皆可以為義矣蓋惻隱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
有不為者義也但能充而大之則為仁義矣人之為
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而與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
失言也以其失之諂也可以與之言而不與之言是
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是以其失之教也
如此者是皆為穿牆踰屋趨姦利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言近指遠近言正

心遠可以專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

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智

臆吐口而高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

任者輕

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

以心為原當求諸已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况以妄芸

言失務者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至所以自任者

章指言之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已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况以妄芸言失務也

帶而道存焉是所謂言近而指遠也是孟子自解其旨也以君子於其言也皆在曾臆以其不遠於心而道存焉蓋帶者所以服之近於人身也故取而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抑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口說而已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所謂守約而施博也是孟子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之所守特在脩身而天下由是平矣是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且人病在舍其己之田而耕耘他人之田也是所求於人者為重而所以自任其在己者太輕耳芸治也田所以喻人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己身而治他人之身也故為是云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堯舜之體性自善

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

民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者有德哭者哀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信

非以正行也

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

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

性不忍欺人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

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孟子曰至於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者孟子言堯舜之體性自然善也湯王武王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人而反之者也一則體性之自然一則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無非是禮也故動容

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周旋中禮者是為盛德之至也至者以其盛德至矣
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蓋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是為
動容中禮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哭其死而哀之
者非為其生者也以其動容中禮德性然也經德不
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是謂周旋中
禮者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行德不回邪非欲干
求爵祿而然也以其周旋中禮德行然也言語必以
正非欲以正行為名故然也亦非周旋中禮德言如
是也君子者順性蹈德行其禮法脩身以俟命
而已然則堯舜禹湯為盛德之至亦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註大人謂當時
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

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詭意展言

語得盡而已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註

仞八尺也椽題屋齧也堂高數仞椽題數尺奢大之

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室也大室無尺丈之限故言數

仞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註極五

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下文侍妾眾多至數百人也般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註般大

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于遊田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

彼哉註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取為也在我所行

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谷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也

章指言清靜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其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乎哉

疏

孟子至彼哉。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谷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

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吾何畏彼哉？者孟子言說當時之尊貴為之大人者，當輕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尊貴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展得盡其言也。又言堂高數仞，八尺也。屋霑高數尺，是為奢泰之室也。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不為此室也。食之前有方丈之廣，以極五味之饌而列之。又有所侍之妾，至數百人之眾。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有後車千乘之多。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王之制度者，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彼之富貴乎哉？是以說大人則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者寡矣

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

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

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

者

疏 孟子至寡矣。正義曰：此章言清淨寡慾德

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者孟子言此以教時人養心之術也。言人之治其心莫善於少欲也。其為人亦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汨喪。雖有遭橫暴而亡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是如單豹為人少欲獨隱處於深山而臥，乃遭遇於飢虎而亡之是也。其為人，也多欲則常於外物之所汨喪。雖問有不亡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

必多有者焉以其亦少也是如樂厖爲人多貪乃爲卿於晉國者是也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蓋亦與此孟子同其旨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註羊棗棗名也會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

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

孟子曰膾炙哉註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

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註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

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疏 曾皙至所獨也○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之曾皙嗜羊棗

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者曾皙曾子父也會皙爲人專好羊棗羊棗名也

曾皙既沒而曾子常思念其親而不忍食羊棗公孫丑怪之乃問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爲美

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於羊棗也而羊棗何可比於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

食羊棗公孫丑又問孟子曰如是則曾子何爲獨食於膾炙而不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又答之曰膾炙雖美人所同好者也羊棗獨曾皙好之故曾子所

以思念之而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者以其姓爲族之所同名爲君父之所獨故諱之也

章指言情理相扶以禮制人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其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注羊棗棗名也○正義曰蓋槭與棗一物也然而有二名是槭小而棗大槭酸而棗甘耳云羊棗則羊棗之為大棗甘者矣其類則槭棗之屬也會皙者會子父也案史記弟子傳曰會蒧音點字皙是也孔傳云會參父名點○注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會子言之者○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會子為非義而乃不知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會子之心言之是或一於孝道故云然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

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注孔子在陳

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

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注不忘

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

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

思其次也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

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

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注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

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

矣注孟子言人行如此二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

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蹢躅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

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

也。牧皮行與一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何以謂之狂

也。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嚶志大

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

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

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屑潔也不

潔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惡

孔子曰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

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問鄉原之惡何如。曰

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

矣。闐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言鄉原之人

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

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

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平以為生。斯世，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故闢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

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

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房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為原，蓋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能隨彼其行，命於汚亂之世，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為行矣。眾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為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大以為有德，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

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章指言士行有
科人有等級
中道為上狂
微不合似是
而非色厲內
荏鄉原之惡
聖人所甚反經
身行民化於
子率正執教

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

亂德也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

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出辯辭似有信鄭聲

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眾似

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經常也反歸

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

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為

邪慝之行也萬章曰至斯無邪慝矣正義曰此

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

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

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以正執取不正之謂也萬

章問曰孔子在陳至何思魯之狂士者萬章問曰孔

子在陳國何為而思魯國之狂士者孟子曰孔子

不得中道而與之至故思其次也孟子答之曰孔子

不得中正之道者而取與之必也思其狂狷者乎狂

者以其但進取於大道而不知退宿於中道狷者有

所不敢為但守節無所為而應進退者也孔子豈不

欲中道者而與之哉不可以必得中道之人故思念

其次於中道者為狂狷者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又問孟子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之狂矣曰

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又答之曰

萬曆十八年刊

皇統

七

也琴張曰君子不爲利疚我曾皙風乎舞雩詠而歸是皆有志於學亦志於仕以爲進取者也牧皮經傳並無所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於曾皙琴張二人耳此孟子所以皆謂之狂士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以謂此三人爲之狂士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其志嚶嚶然大言乃曰古之人古之人乃考驗其所行之行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言過於行爲之狂者也孔子思與狂者又不可而必得之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汚行不潔者而與之是爲狷者也是又次於狂者也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者其惟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爲賊害於德者也然則孔子如以自非鄉原而過其門而不入室者是則恨之矣此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也所以思於中道而不可得則思其狂狷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又問何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答之曰鄉原之人其言何以是嚶嚶然若有大也以其言不顧

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鄉原之人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也但當取爲人所善則可矣故闔然大見媚愛之於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者矣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問之曰如一鄉皆稱爲原善之人是無所往而不爲善人矣孔子乃以爲有賊害於德是爲德之賊者何爲者哉曰非之無舉也至斯無邪慝者孟子又答之曰言鄉原之人能掩蔽其惡使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無可爲譏刺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人所行又合於汚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忠信也行其身若有廉潔而實非廉潔也衆人皆悅美之而自以爲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堯舜之正道者也是無德而爲有德故謂之爲德之賊者也孔子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莠之莖華秀茂者以其似苗恐有亂其苗種者也惡佞詐飾者以其

似義恐有亂其義者也惡利口辯辭以其似信恐其有亂於信者也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於雅樂也惡紫之間色以其似朱恐其有亂於朱者也惡鄉原之惑眾以其似有德恐其有亂於德者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以其似是而非者也君子者乃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利口鄉原者是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以立而不為佞亂信以立而不為利口亂德以立而不為鄉原亂此庶民所以興行又不為兩疑之惑矣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正義曰案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語而有悞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蓋不當引此為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為之黨是其旨也○注孟子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為人蹠蹠譎詐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者

案家語有衛人琴牟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牟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註引為顓孫師亦未審何據而琴張曰師張曰會哲會參之父蓋言於前矣牧皮者未詳○注似真而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案論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序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苗莠朱紫聲樂所託以為喻者也是所以為異者也○注色厲內在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蓋本論語之文而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

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擊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

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

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

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

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也

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

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

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

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相近之甚

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

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

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

章指言天地
剖判開元建
始三皇以來
人倫攸叙弘
析道德極庶
文未莫貴乎
聖人
出者世承間
雖有斯限蓋
有遇不過焉
是以仲尼至
獲麟而止筆
孟子以後其
章斯亦一契
之趣也

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

無者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

也疏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
判開元更始三皇以來人倫攸叙弘析道德莫
貴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
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
章者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至於文王又
至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孔子而至于今止無有
乎爾者此孟子欲歸道於已故歷言其世代也言自
堯舜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百餘載矣如禹早
陶為堯舜之臣則親見而知堯舜聖人之大道而佐
行之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
遠則但聞其二帝所行之道遵而行之者也又自商
湯逮至文王周特又有五百餘載如伊尹萊朱二者
俱為湯之賢臣則親見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
者也如文王之去湯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

聞其湯所行之道而遵之者也以自文王之世至於
孔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者為
文王之臣則親見而知文王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
也如孔子之去文王世則相去亦有數百歲之遠則
但聞其文王之道而遵之者也故自孔子以來逮至
于今但百有餘載以其去孔子之世如此之未遠自
鄒國至于魯國其地相去如此之甚近然而猶可應
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高宗也然而世之以謂無
有此名世而出於間者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曰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矣此所以欲歸於已
而歷舉世代而言之也○注伊尹至于等德也○正
義曰史記云伊尹名摯號為阿衡也為湯之相萊朱
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
左相者蓋魯定公元年左丘明之文也杜預云仲虺
奚仲之後也○注太公望散宜生○正義曰太公望
於前詳言之矣散宜生案論語云武王曰予有亂臣
十人馬融云十人而散宜生在焉散姓宜生名也○
注至今者至而無有也○正義曰云魯擊析聞於邦

筆而

者案魯哀公七年公伐邾之文也亦於敘言之詳矣云傳說出殷高宗者亦言於前篇矣然而仲尼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故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氏云麟仁獸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春秋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孟子之書終於是言者蓋亦憫聖道不明于世歷三皇以來推以世代雖有歲限然亦有遇不遇焉故述仲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終於篇章之末蓋亦深嘆而不怨之云爾

孟子註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道春

孟子十四篇經并趙註先年家君以古傳本一校之頃日余侍家君側以足利學校所藏四家本孟子疏一校了

乙未二月二十六日

春齋

春齋由一校了子僕亦一校了

山陰 白鹿洞志中



2
5
11

